

菲利浦·麦瑟

从规划到建筑

柏林城市
建筑规划
汉斯·史蒂文
翻译 陈颖

Vom Plan zum Bauwerk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由德国Verlagshaus Braun出版社授权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出版简体字版。
版权登记号：06-2002-23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规划到建筑：柏林城市建筑规划 / 菲力普·麦瑟著；陈颖翻译. —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4
ISBN 7-5381-3944-3

I. 从... II. ①菲... ②陈... III. ①城市规划—柏林 ②城市建设—柏林 IV. TU984.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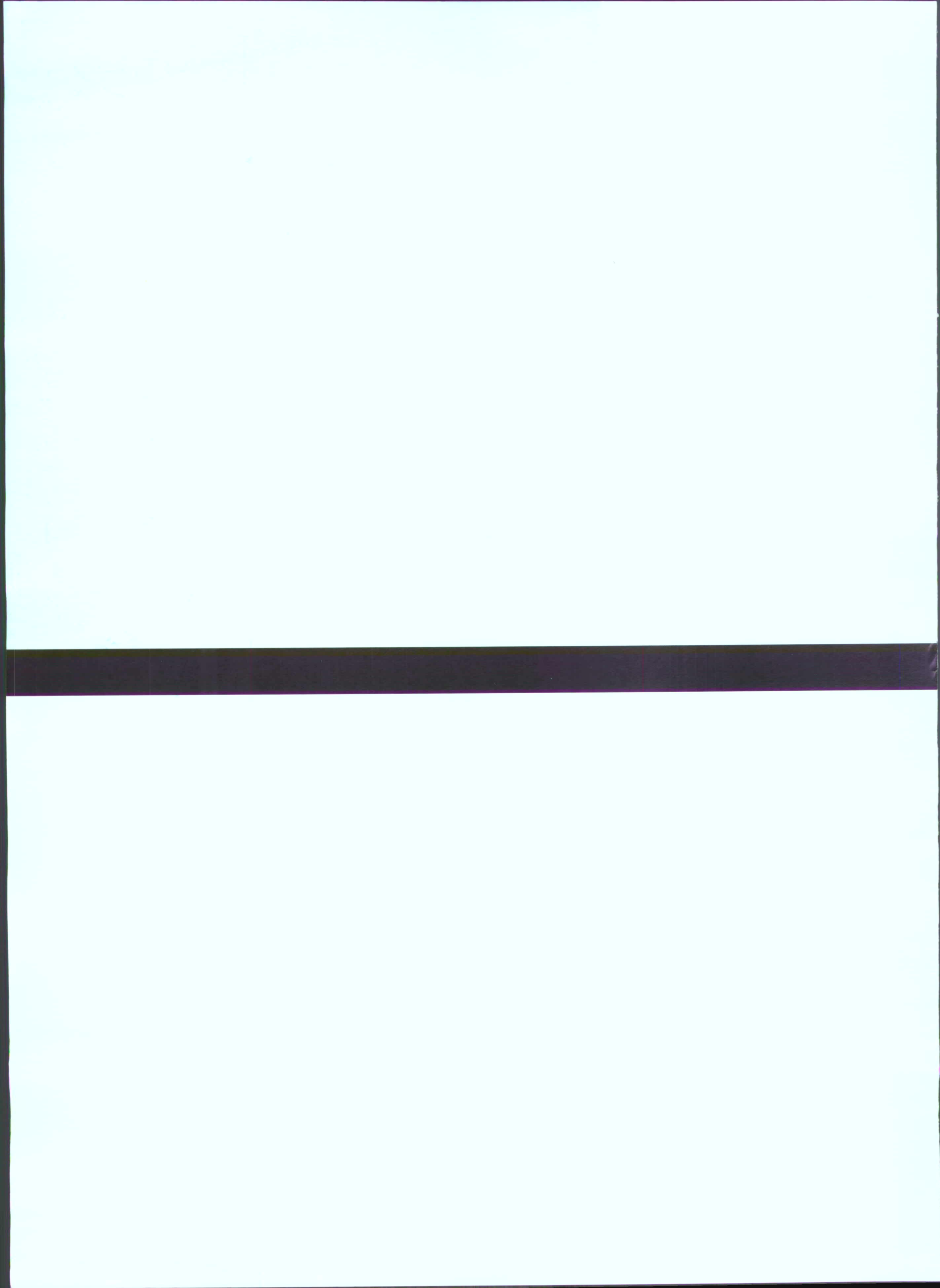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09108号

出 版 者：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发 行 者：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 × 1092mm 1/8
字 数：295 千字
印 张：37
印 数：1 ~ 3000
出版时间：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陈慈良
特约编审：胡喜来 王国庆 张 健
封面设计：耿志远
责任校对：蔡桂娟

定 价：268.00 元

联系电话：024-23284360
邮购咨询电话：024-23284502
E-mail: lkzsb@mail.lnpgc.com.cn
http: //www.lnkj.com.cn

从规划到建筑



菲利普·麦瑟

Vom Plan zum Bauwerk

从规划到建筑

柏林城市
建筑规划
汉斯 史蒂文
翻译 陈颖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9	前言	65	Anna-Louisa-Karsch-大街 / Burg 大街
12 13	Peter Strieder 从规划到建设 Hans Stimmann	66 67	汉堡大学科技系大楼 菩提树下大街 8 菩提树下国家图书馆
	施普雷区	68 69	菩提树下大街 10 办公和商用大楼
15	博物馆区	70 71	菩提树下大街 2 德国历史博物馆
16	总体规划	72 73	军械库后 1-2 德国历史博物馆展览大楼
17	兴致公园	74 75	米特大街 49/50 ZDF 大楼
18	老博物馆	76 77	Dorotheen 大街 / Friedrich 大街 / Georgen 大街 腓特烈斯咖啡厅 / 腓特烈斯区 115
19	波德大街 4-5 新博物馆和先期建筑	78 79	Neustadtische Kirch 大街 Dorotheen 大厦
20 21	Kupfergraben 区 波德博物馆	80 81	腓特烈斯大街 / Dorotheen 大街 世界贸易中心综合楼
22 23	Kupfergraben 区 帕加玛特博物馆	82 83	Behren 大街 / 夏洛滕大街 银行大楼
24 25	皇宫广场 城市建设规划		腓特烈斯区
26 27	布莱特大街 城市建设规划	85	莱普茨格广场 总体规划
28 29	Gertrauden 大街 / Spittel 广场 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86	莱普茨格广场 1-3 居住和商用综合楼
30 31	Gertrauden 大街 10-12 珠宝宫殿	87	莱普茨格广场 7 居住和商业综合楼
32 33	Petrip 广场 居住和商业大楼	88 89	莱普茨格广场 9 居住和商业综合楼
	Gertrauden 大街 / Fischerinsel 区 居住和商业大楼	90	莱普茨格广场 8 居住和商用综合楼
	腓特烈斯哈根区 / Fischer 大桥 办公楼	91	莱普茨格广场 12 居住和商用综合楼
	老柏林	92 93	莱普茨格广场 13 办公和商业综合楼
35	Kloster 大街 48 Schenkung 大厦	94 95	莱普茨格广场 16 居住和商业综合楼
36 37	Kloster 大街 49-50 荷兰大使馆	96	莱普茨格广场 17 加拿大大使馆
38 39	Kloster 大街 64 商品楼	97	莱普茨格广场 18 居住和商业综合楼
40 41	Grosser Juden 庄园 居住和办公楼	98	莱普茨格广场 / 莱普茨格大街 居住和商业综合楼
42 43	Karl-Liebknecht 大街 5 大教堂水族馆	99	莱普茨格大街 / Promenade am Bundesrat 居住和商业综合楼
44 45	Panorama 大街 1 亚历山大广场媒体中心	100	莱普茨格大街 126-130 居住和商业综合楼
46 47	市政大厦大街 5-13 市政大厦商业街	101	莱普茨格大街 124 办公和商业综合楼
	腓特烈韦德	102 103	Stresemann 大街 / Kothener 大街 指挥部大楼
49	Kur 大街 / Jager 大街 / Oberwall 大街 城市建设框架	104 105	Niederkirchner 大街 6 文展中心
50 51	Schinkel 广场 1 建筑学院	106 107	Ebert 大街 / Behren 大街 屠杀犹太人纪念碑
52 53	Falkonier gasse1-8 住宅楼	108 109	Cora — Berliner 大街 / Gertrud — Kolmar 大街 住宅楼
54 55	菩提树下大街 1 指挥中心	110 111	Mauer 大街 78-80 软件公司大楼
	Dorotheen 大街	112 113	腓特烈斯大街 / Behren 大街 / 法国大街 柏林 DBB 会所
57	巴黎广场 2 美国大使馆	114 115	法国大街 33C 德国电信大楼
58	巴黎广场 4 艺术学院	116 117	Jerusalemmer 大街 10 幼儿园
59	巴黎广场 5 法国大使馆	118 119	林登公园 / Axel-Springer 大街 林登公园小区
60 61	菩提树下大街 76 匈牙利大使馆	120 121	腓特烈斯大街 29-30 办公楼
62 63	菩提树下大街 74 居住和商用大楼	122 123	Jerusalemmer 大街 24-28 联邦司法部大楼
64	菩提树下大街 36-38 ZDF 商场	124 125	Krausen 大街 37-39, Schutzen 大街 40-48 Donhoff 大楼
		126 127	Krausen 大街 9-10 Salingerhaus 大楼

128 129	Tauben 大街 23 办公楼	190 191	来能大街 5 办公楼
130 131	Jager 大街 52-53 比利时大使馆	192 193	来能大街 7 办公楼
	柯尼希城	194 195	来能大街 9 办公楼
133	亚历山大广场 城市建筑规划	196 197	Reichpietschufer86-90 动物园区别墅
134 135	亚历山大广场 /Karl Liebknecht 大街 D1-D3 塔楼	198 199	库比斯大街 /Von-der-Heydt 大街 库比斯三角区
136 137	亚历山大广场 / 格鲁纳大街 D4 塔楼	200 201	Reichpietschufer20 GTZ 大楼
138 139	亚历山大广场 / Dircksen 大街 D7 塔楼		Gleis 三角区
140 141	亚历山大广场 5 A12 塔楼	203	舍纳贝格大街 2-4 Movenpick 宾馆
142 143	摩尔大街 / Otto-Braun 大街 综合楼	204 205	Flottwell 大街 /Yorck 大街 / Mockern 大街 /Schwechten 公园 Gleis 三角区总体规划
144 145	亚历山大广场 2 bcc 柏林国会中心 / 劳工大厦	206 207	Hallesches 河岸 74-76 综合楼
146 147	格鲁纳大街 3 Try 宾馆	208 209	舍纳贝格河岸 1-3 综合楼
	施潘道		西城
149	罗森塔尔大街 / Gips 大街 罗森塔尔大厦	211	Joachimstaler 大街 /Kant 大街 动物园之窗
150 151	腓特烈斯大街 / 奥拉宁堡大街 / 约翰尼斯大街 Tacheles 小区	212 213	布莱特河伊德广场 / Kant 大街 布莱特河伊德广场焦点
152 153	施潘道小区 / 罗森大街 街区	214 215	Joachimstaler 大街 / Kant 大街 城市之光大楼
154 155	奥拉宁堡大街 52-53 Velvet 宾馆	216 217	Ernst-Reuter 广场 3-5 办公楼
156 157	Tieck 大街 /Borsig 大街 7 Loft 大厦	218 219	Taentzien 大街 18 办公和商业综合楼
158 159	奥拉宁堡大街 / 约翰尼斯大街 11 居住和商业综合楼	220 221	Knesebeck 大街 59-61 办公和商业综合楼
160 161	August 大街 68 居住和商业综合楼	222 223	Lietzenburger 大街 85 艺术宾馆
162	Monbijou 广场 3 居住和商业综合楼	224 225	Wieland 大街 5 居住和商业综合楼
163	Monbijou 广场 5 居住和商业综合楼	226 227	Witzleben 大街 27-29 St. Canisius 教堂
	腓特烈斯 - 威廉城		施普雷三角区
165	腓特烈斯大街 /Tor 大街 办公和商业综合楼	229	Moabit 城区 城市建设规划
166 167	腓特烈斯大街 /Schiffbauerdamm 大街 施普雷小区	230 231	Alt-Moabit 大街 143-145 警察局和消防局
168 169	腓特烈斯大街 /Weidendamm 大街 办公和商业用楼	232 233	Invaliden 大街 Lehrter 火车站
170	Luisen 大街 62-67 新急救中心	234 235	Invaliden 大街 Lehrter 城区 / MK8 大楼和 MK9 大楼
171	阿尔布雷赫特大街 11 居住和商业综合楼	236	共和广场 可行性计划
	南动物园区	237	Otto-Von-Bismarck 大街 Marie-Elisabeth-Luders 大楼
173	Hiroshima 大街 22-26 联邦议会会议厅		施普雷斯塔特 夏洛滕贝格
174 175	波茨坦广场 5 戴尔布吕克大厦	239	施普雷斯塔特 夏洛滕贝格 施普雷斯塔特 夏洛滕贝格
176 177	波茨坦广场 4 Ritz Carlton 宾馆	240 241	巴赫大街 / 英国大街 KPM 街区
178 179	Auguste-Hauschner 大街 办公楼	242 243	英国大街 / Gutenbergs 大街 / Plan 大街 城市建筑网络
180 181	Auguste-Hauschner 大街 / Ebert 大街 Marriott 宾馆	244 245	Salzufer / Gutenberg 大街 Salzufer 楼群, E 大楼
182 183	Henriette-Herz 公园 / 来能大街 花园式公寓楼	246	Gutenberg 大街 Salzufer 楼群, C 大楼
184 185	Ebert 大街 办公楼	247	Salzufer6 Salzufer 楼群, D 大楼
186 187	来能大街 1 来能 1 号大楼	248	Gutenberg 大街 Salzufer 楼群, A 大楼
188 189	来能大街 3 办公楼	249	Gutenberg 大街 Salzufer 楼群, B 大楼

- 250|251 Gutenberg 大街
“空中平台”住宅楼
- 麦瑟
- 253 Jaffe 大街 / Wandalen 路
麦瑟展览大厅
- 254|255 Jaffe 大街 Salzufer 楼群, E 大楼
麦瑟入口大厅
- 256 Hammarckjold 广场
城市建筑规划
- 257 麦瑟区 / Neue Kant 大街
城市建设规划
- 奥林匹克体育场
- 260|261 奥林匹克广场
奥林匹克体育馆
- 施普雷赫多 - 腓特烈斯海因 - 克罗伊茨贝格
- 263 Holzmarkt / Mahlen 大街 / 库克尼克大街
施普雷媒体区 / 规划
- 264|265 米伦大街 / 巴黎区大街
东站邮电局
- 266|267 Holzmarkt 大街 19-24
施普雷区
- 268|269 Holzmarkt 大街 25-30
施普雷综合楼
- 270|271 Stralauer 广场 33-34
能源中心
- 272|273 Engeldamm / 克珀尼克大街 / Michaelkirch 大街
Spreeport
- 274|275 Cuvry 大街 / Schlesische 大街
新施普雷能源大楼
- 276|277 米伦大街 / Warshauer 区
Anshutz 多功能大厅
- 278|279 Warshauer 大街 / Revaler 大街 / Modersohn 大街
Revaler Viereck 开发区
- 280|281 Tunnel 大街 26-29
城中宫殿
- Entwicklungsgebiet Eldenaer 大街
- 283 Thaer 大街 26
变电所
- 284|285 兰茨贝格路 104
生活中心
- 柏林机场
- 287 泰格尔机场
机场规划
- 288|289 滕佩尔霍夫机场
机场规划
- 290|291 柏林-勃兰登堡国际机场
机场扩建工程
- 292|293 Register

前言

Peter Strieder
负责城市开发议员

从柏林墙倒塌之日起，柏林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的巨大变化：一方面，有着不同发展历史的东西柏林重新开始融入对方之中。另一方面，曾经各自独立的部分丧失了原来孤立和特殊的地位。建设柏林还要考虑到这个城市的建筑历史。战争导致的破坏和战后重建的历史。今天，在市区中心曾被闲置了几十年的地方，许多建筑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统一的柏林为新的创意和项目提供广阔的空间。在最近几十年内，很少有城市能像柏林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进行如此多的工程项目建设。而这一发展趋势仍未结束。

本书中所汇集的工程清楚地表明柏林的建设将继续进行。建筑范围从东站附近开始，途经亚历山大广场，向西延展到动物园地区，然后继续向西至城西和商业区，最后结束于奥林匹克体育场。大量的投资者汇集在柏林是因为他们乐于帮助设计这个城市的未来。每个新落成的建筑在这个城市中以自己的独特风格而受人瞩目。同时也巩固了柏林作为经济和工业中心的地位。柏林需要投资者和公司作为这些新建筑使用人来推动城市的发展。因此本书中展示的项目都是城市未来的标志。

Berlin's development since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has been characterised by a state of upheaval on two counts. For one, the city's division was overcome and two halves with very different »biographies« began to merge into one once more. On the other, the formerly separate city halves forfeited their island and special status. — To build in Berlin always also involves concerning oneself with the city's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destruction caused by war and reconstruction. Today, many buildings are under construction in the city centre at locations where sites lay vacant for decades. The reunited Berlin offers plenty of room for new ideas and projects. Few cities can have taken more construction projects forward in such a short time in recent decades as Berlin, and this process has still not been completed. — The projects assembled in this book are a clear indication that Berlin is continuing to build. The signs start in the area around Ostbahnhof station and extend westward via Alexanderplatz to the Tiergarten area and ending in the City West and trade fair areas and, finally, at the Olympic Stadium. — A large number of investors are committing themselves in Berlin because they are keen to help design the city's future. Each of the new buildings makes its mark on the city in its own wa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trengthening Berlin as a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Berlin needs investors and enterprises to take the city forward as users of new buildings. The projects presented in this book are thus signals for the city's future.

前言

Philipp 形式的追求

毋庸置疑，柏林是倡导全国乃至全球建筑潮流的重要城市之一。很少有其他城市像柏林一样，存在着如此多的截然相反的建筑观点。因此，柏林的建筑有时呈现出完全相悖的两极化的形式。特别是柏林统一之后，柏林更是成为经济、开发、建筑、艺术与城市发展的自由开放的讨论中心。20世纪90年代繁荣时期过后，随着各种束缚的消除，一个更加现代、更加自由、更加富于变化的新柏林形成了。新柏林与其他因循守旧的城市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在过去10年里的各种形式的招标和报告中，来自各国的建筑师们为这个城市探索着新的建筑形式。正是由于他们，柏林才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建筑风格。

任何一个未被偏见蒙蔽双眼的人，任何一个懂得全身心投入某项事业的人，任何一个坚持不懈、始终如一为柏林服务的人，都会注意到柏林大街小巷所包含的数不清的美丽、数不清的契机和数不清的财富。

August Endell, 建筑师 (1908年)

形式的演变

搭乘电梯到达Hans Kollhoff所设计的塔顶眺望台所需要的时间很短，电梯侍应生还不及对此次旅行高唱赞歌。但我们要谈的并不是电梯的速度如何之快尽管这是欧洲最快的电梯。那个身穿蓝色西装的年轻人陷入沉默之中是因为这座电梯已经把人们送上了离地面4层楼高的柏林最新的观望台上。美国并无哪个观望台搭乘电梯的时间要超过1分钟，至少在楼房顶部的观望台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在这方面，柏林人领先一步。

这座塔楼是建筑师Hans Kollhoff创造出来的。

这位建筑师与同行们相比在传统中找到了更多的现代元素。他的建筑作品充满了历史的韵味，他曾经建造了城市中最高的建筑物之一。该建筑的屋顶平台被出售作为观望台。这座塔楼的高度无疑是令人兴奋的，任何人漫步于高塔之上都可以极目远眺，看到得比斯大楼绿色的长方体，看到索尼综合楼犹如展开的巨伞一般的屋顶，穿过国会大厦的屋顶，柏林新国家的象征，到达腓特烈斯塔特地区。那里GSW大厦的红色和橘色纹理的外墙直入云霄。任何一个人从观望台上看到了柏林新景观都会从这种新迹象中受到鼓舞，并且充满了灵感。当然，除了可以欣赏到风格迥异的景色，建筑自身更有着吸引游客的魅力。

Kollhoff深入研究历史以便为自己要建造的第一座高层建筑寻找适当的形式。建筑师运用抽象元素建造了他的作品，并且引起了公众的广泛注意。该建筑的成功并不单单是因为其哥特式的建筑风格，更因为所处的地点赋予了他独有的魅力。他的建筑师更是把这一风格发挥到了完美的境界。

艺术的原始动力是通过纯粹抽象，例如几何抽象图形，作为逃离人们周遭混乱状态的手段。

Wilhelm Worringer, 艺术史学家 (1908年)

Kollhoff的“城市王冠”的金色尖顶从远处就可望见。它与Helmut Jahn的主宰夜晚的“光明王冠”相映成趣。这里，传统的长方体大楼看起来好像是用手将一块块的砖垒成的；那里，圆柱形建筑的微微倾斜的外墙好像就要倒塌一样。两楼相邻，静默不语。而玻璃塔楼和砖石塔楼本身就是一种建筑形式的宣言。通过他们的形式和材质创造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氛围，同时与新近建设的建筑一起把波茨坦广场变成了建筑时尚展示的天桥。在这个新形成的氛围中建筑师们可以呈现出他们的理论。

形势的演变

通常，艺术与经验是相悖的。换句话说，人们越是在理论上对艺术形式进行研讨，社会大众就会更深地感受到艺术美感。建筑也是如此。建筑物要想长时间地存在就要经历得起公众的考验。建筑师们通过城市建筑展现自己的艺术主张，这点与其他艺术家虽有不同，但对他们来说，形式这一概念仍是一个禁忌。美感正如许多建筑师们公开承认的那样，永远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目标。除了功能与建筑技巧外，形式同样构成了建筑物整体的一部分，但这个认识却越来越被忽视。同时建筑师在建筑过程中对于美感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艺术形式一直被误解为政治的一个象征和符号，以至于如今人们很难分辨出美学形式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区别。

19世纪中叶，Gottfried Semper曾将建筑学的发展和其他领域的演变过程做了个比较。与自然科学相比，建筑学强调韵律和谐与比例匀称之美。正如建筑师们所讲的那样，美应该是融合了各个部分后形成的整体和谐效果。带着创造美丽的激情，我们采用了最新的材质和建筑方法。美感、功能与气度应该都考虑到。如果我们将进化论学家Semper的思想引进现代建筑学中，我们便会发现某些计算机辅助设计的不知名的建筑简直毫无美感。现今时代，自然之美在科学技术影响下备受冲击。虽然建筑风格需要改革、需要发展，但我们必须反对全盘否定传统精华。因为如果我们完全脱离艺术发展轨道，电脑将复制同一建筑模式，建筑形式的风格之美将完全丧失。那样形式之美再也不像Semper所讲的那样，是建筑物整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建筑将重复同一风格，毫无新意可言。这样的建筑犹如没有种子的果实，将不会有发展下去的可能，也意味着科学技术战胜了自然之美。正如进化论中的消亡生物一样灭绝了。独一无二的犹太博物馆、位于Aldershof的Photonik中心、Westend的东方儿童学校，所有这些表现出高超创造力的经典

建筑, 无论它是锯齿状的或是曲线形的, 还是向日葵演化而成的三维建筑, 毫无疑问都展现了非凡的创意, 都将被社会视为另类。

柏林构成主义学派勇于打破传统概念的倾向, 强调忽视城市现实环境的纯粹艺术形式。

Thilo Hilpert, 艺术史学家 (1995 年)

柏林建筑的探索

对于德国建筑风格的争论是以针对建筑材料的不同理论的碰撞为标志的。在此过程中, 石头被认为是古典建筑风格的代名词, 而玻璃建筑则被喻为“石巢中的布谷鸟”。在批判的分析基础上的所进行的对柏林未来城市景观的尝试, 在工程完工之后才慢慢地获得了建筑学家和评论家的认可, 由于社会的不透明, 这种尝试一度被贬为不懂民主原则, 这个观点可能是整个争论中最奇怪的看法。像体量、重量、传统、典范这样的概念已经变得十分情绪化, 好像丧失了其本来的建筑含义。甚至建筑学所必不可少的术语也成为一种挑拨。石砌建筑真得像 Bruno Taut 宣称的那样是一种后退, 使人变成铁石心肠吗? 未必。毕竟在 Taut 为展览所建的玻璃建筑中的人也没有变成玻璃人。现在对于那些对媒体感兴趣的公众来说, 这场建筑界的辩论已不失为一项不错的娱乐。这场兼具正反理论的辩论迎合了众人的需要。但他却把那些真正搞建设的主角推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他们几乎不能使用那些假想敌人所推崇的建筑材料, 否则就会视为叛徒。

当人们对建筑感到厌烦, 但又不能迅速将其移走时, 自然会追寻一种既不讨人嫌, 又不只是附属于时尚的新品质。这种品质可以是朴实、简洁或宁静中的一种。每个人都可在空地上通过建筑实现自己的梦想。

Vittorio Magnago Lampugnani, 建筑理论家 (1993 年)

柏林建筑界的争论在 1993 年到 1995 年达到了高潮。问题主要集中在腓特烈斯斯塔特地区的石质墙面上, 那里是共产主义解体后第一个重要的内城建筑所在之处。石质墙面之所以成为焦点是因为它是封闭的腓特烈斯斯塔特地区的街道和建筑之间惟一的联系。实际上, 这种巴洛克式风格的封闭的形式在今天依然占有很大比例。毫无遮盖时, 所有建筑都是一样的: 加固的水泥、简单的框架、容易招租的高大房间。只有覆面体现了一点建筑的个性特点, 而这也是从建筑的材质使用和接缝处理方面所能辨认出来的一些微小差异的原因。覆面或是厚重的石砌表面, 或是金属的形式, 或是透明的玻璃覆层。总之, 建筑主体的覆层形式就像衣服的款式, 创造出了一些细微的差别: 可以是黏附性表面即参照固体的样子, 将石材和框架建成一体, 而建筑用的石块也必需是经过测量能够完全闭合的; 另外一种是完全相反的类型, 即使覆面完全透明化。

多元化本身并不能创造出真正的差别, 复杂性和矛盾性也不能达到该目的。因为纯真才是变化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失去了纯真, 也不会创造出耀眼夺目的作品。

Fritz Neumeyer, 建筑学理论家 (1993 年)

人们在腓特烈斯斯塔特地区看到柏林新建筑的整体效果。建筑除了细节上有些细微差异之外, 其他地方都惊人的相似。从街道的布局来看街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建筑面东朝向街道, 占地位良好, 建筑墙面是内、外部明显的分界线。建筑惟一的变化表现在建筑师如何使用石材、金属和玻璃覆面上。沿腓特烈斯斯塔特一路走去就像在参观当代建筑理论的图书馆一样。从菩提树下大道上的林登出发, 经过 Hofgarten 和腓特烈斯斯塔特长廊到达 Mohren 大街上的 Kontor 大厦。街区围成的狭窄的街道看起来很单调, 然而从行人的角度来说, 在建

筑的线条变得明朗之后, 才会体会到一种似真似幻的感觉。

Hans Kollhoff 为建筑墙面添加支架的构想创造出集中稳固的效果。Kollhoff 在腓特烈斯斯塔特和法国大街交汇处所设计几乎所有的建筑中, 都采用了灰色的覆面。这两个地区的交汇处, 依循了重叠的理论, 互相遮挡互相隐藏, 完全忠实于 Goethe 提出的“艺术不需要真实, 只需要看似真实”的名言。虽然建筑表面给人一种厚重的感觉, 但事实上它只有 3cm 的厚度。再往南一点, 在腓特烈斯斯塔特和 Mohren 大街的交汇处, Klaus Theo Brenner 则坚决地拒绝了这种方式。突出的铝制大门位于开放的交汇处, 以此来保持此处的开放, 精心修饰的铝制大门为墙体增添了几分优雅。看起来像是建筑师用一块布包裹住了巨大的建筑, 石头和支架的结合则像点缀着明亮的珍珠的丝织品一样。建筑的石质外墙换成了一种极易辨认的闪光的金属板。

对我来说, 指明建筑的内部或覆层十分重要。每一种艺术的尝试都需要一种狂欢的意境。
Gottfried Semper, 建筑师 (1860 年)

每一个建筑都会从建筑过程中产生而逐渐成为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形式。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点即新功能、新建筑产生新的形式。

Otto Wagner, 建筑师 (1896 年)

而 Kollhoff 的建筑里用了 Semper 的覆面理论。在此理论中, 建筑物的墙面成了建筑本身的一种装饰。Brenner 的建筑墙面从现代意义上诠释了 Otto Wagner 设计的维也纳的邮局银行大楼。100 年前, Wagner 是将细碎的天然石墙融入到建筑框架之中的第一人。Wagner 将工艺和结构合为一体, 在此理论中, 他结合了一些原理, 如静态学、有效工具和艺术学对当时的一些建筑术语进行了解释。可以肯定的结论是, 新功能, 新构造产生新的形式。通过闪亮的外墙 Wagner 为钢铁大楼提供了新的建筑材料。

20 世纪 90 年代与 Brenner 齐名的首先要数 Josef Paul Kleihues 和 Max Dudler, 他们使建筑同艺术结合并趋于完美。无论在哪儿, 只要看到天然石材上的金属徽章, 就表示此建筑出自于这些建筑师们。Kollhoff 的石质墙体给人厚重的感觉, 而这些建筑师们的墙体风格与 Kollhoff 截然相反。总的来说, 历史是在不断重复之中。Otto Wagner 已经发现墙面和实体的细微区别, 这证实 Semper 的理论并不完整。Semper 只在建筑的象征手法上做了处理, 而未把建筑本身看作最初的建筑学单位。因为大多数人很少注意这些细微差异, 所以也就不会发现这些差异。全部使用天然石材而不考虑精致的做法取代了原先城市流行的方法。

Christoph M. Kler 的林登小区和 Jean Nouvel 设计的 207 街区在柏林的腓特烈斯斯塔特地区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两者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上体现出了不同的品位。M. Kler 是惟一一个同腓特烈斯斯塔特地区的项目联系密切的建筑师。因为大量玻璃的使用, 使得此建筑有“透明百货”支撑。在林登地区使用的形形色色的图案式样源自于建筑史: 由沙岩制成的巨大的百叶窗伸向街道, 石墨般的屋檐沿着 250m 宽的墙面延伸。建筑以及 12cm 厚的石灰石墙面如此之庞大, 以至于拱廊的支撑物似乎随时有倒塌的危险。至少直观上, 这种垂直的力量由于水平的凹槽而达到了局部的缓和, 这种设计来源于古代, 在设计勃兰登堡大门一侧的建筑时曾经使用过。207 街区体现的风格同 M. Kler 的“正面无尽头”的概念恰恰相反。Jahn 设计的索尼塔楼如点亮了生活的明灯, 冲破了黄昏的昏暗。Nouvel 设计的玻璃宫殿在遍布各处的贸易往来中逐渐展现出自己的风格。建筑内部, 巨大的光柱直射到地下室, 在转向中心地带, 最后到达排气口。这种设计从理论上来说很令人着迷, 但现实中并不可能达到这种建筑

效果。由于部分墙面不能承受住一定的张力，墙面上的玻璃如雨点落下的场面也出现多次。因此，Nouvel无意间证实了卓越的成功同尴尬的失败的区别取决于建筑本身。

当代的建筑未必一定创造出全新的东西。当代对建筑的创造意味着弥补以前建筑的不足。

Rainer Haubrich, 建筑评论家 (1990年)

柏林的建筑师们正处于一个新里程的开端。新一代的建筑师们正逐渐远离了他们的老师“用材料固定”的理论。建筑师Thomas Mier和Ivan Reimann为位于韦德沙市场的外交部的扩建部分设计了一个巨大的石头街区。但是大量庭院的去除也减轻了纪念的意义。一排排长长的窗户打破了与外界的隔阂，但并没有破坏墙面整体效果。此外，建筑师们还采用了大量的罗马石灰石制成的厚板。这种材料因为与纳粹的联系，在战后几十年里一直被看成是罪恶和耻辱的象征而未被使用。在柏林，那些重要的建筑项目没有一个像韦德沙市场这样没经历小题大做的争论。或许是因为竞标的结果在1996年已经揭晓。换句话说，柏林扰人的争论已经结束一年之久了，没有人愿意再继续这个令人讨厌的辩论。还是因为建筑是石头和玻璃完美结合的产物。总之，在公众喘息之际，外交大楼的确是得以开发并建设起来了。在其他的建筑设计上，几乎没有几个建筑师能够成功地摆脱柏林过去的建筑形式的困扰，转而迎合未来形式的需要。外交大楼以一个真实存在的形式告诉人们，如何通过大胆的重建而去除了纳粹或SED独裁统治对建筑业的影响。从前的银行大楼和SED总部大楼也从他们所负担的意义中解脱出来，尽管体积沉重，本质确实令人振奋的。

柏林争论史

在德国没有城市像柏林这样成为20世纪90年代建筑辩论上演的舞台。没有地方像柏林的施普雷地区这样，不同样式的“新”建筑同在一个天空下，互相矛盾又互相激励。他们在城市中的共存形成了持久的促进。与他们的建筑形式有关的争论还清晰地回旋在大楼的屋顶上。观念学有时认为这种争论是错将一项大工程让给同行而产生的嫉妒所引发的。建筑师们长久以来留给公众的印象就像牛仔或印第安人一样，哪怕是一件小事也会毫不客气地互相指责，更严重一些，会指责对方是僵硬的“木头脑袋”或是城市的毁灭者。当指责的借口用尽之后，经常发生的事情是转而指责是法西斯留下了这个令人感到羞耻的传统。然而使柏林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成为建筑师竞技场的争论，导致理智的考虑的隐退。简而言之，争论可以总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建筑是否要与城市环境相融合，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当建筑师们将这些概念理解为空间、墙体和材料时，这是一个令人欣喜却十分罕见的例外。在地方性的报纸上和公共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对艺术的争论使建筑成为首都文化的试金石。相对封闭的建筑团体所进行的公开的辩论激发了人们一定程度上的意识，这种意识使参观的人都要为柏林的建设思考一番。但是，建筑师们的完全对抗的争论让人们觉得建筑好像是和正义与邪恶有关。每一个对此关注的读者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今天的建筑师们既想利用“法西斯”的砖石重建19世纪的城市，又想使用“民主的”玻璃营造21世纪的现代大都市。人们也会认为社会的快乐完全取决于建筑师以及他们在城市中建造的建筑。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区分清楚典型的柏林建筑形式中的简洁和几何外形，与此不同的是，某些不合常规的形式让人联想到斯图加特这个地方。

Peter Wilson, 建筑师 (1993年)

“对柏林重建进行的辩论”使从现代化初期就开始的有关文化的争论达到了高潮。传统主义者

和现代主义者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新材料的开发势必会促使建筑师们创造出新的正规的专业词汇。在20世纪的最初30年里，工业生产方式引发了建筑业的革命，比如说玻璃的使用。巨大的玻璃幕墙和由此创出来的明亮的室内空间已真切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即使是在20世纪早期由材料引发的争论还只停留在理论上。建筑师Bruno Taut在他的“高空建筑”理论中指出传统的城市应该消失，并对他的同行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尽管他本人的Hufesinensiedlung（一座马蹄形的大楼）是柏林最成功的城市开发项目之一。这听起来像孩子的儿歌一样但事实上却是真正的观念学的内容，并且这种现象仍将是20世纪90年代柏林建筑辩论的内容。

玻璃带给我们崭新的明天，砖石的文化只能让人感到遗憾。

Paul Scheerbart, 建筑理论家 (1914年)

柏林寓言

艺术特色对建筑而言就像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对建筑的影响一样重要。因此建筑的美决不允许是为达到所有要求而进行的拼凑，建筑的表现也不是通过做决定就能实现的。艺术表现享有个性化的权利，同时也要遵守自然规则。这些规则是不成文的，只有建筑师们可以看得见。批评家Karl Scheffler曾经说过柏林这个城市的生活是建立在持久的高效率和实际的稳重基础上的。这种品质在今天的“新柏林”中的许多工程上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在腓特烈斯大街上建起的商品房中表现的尤其明显。这些建筑以其典范的样式展示出如何理解变化带来的延续性。通过这种方式城市重新塑造了自己，既遵循了创造的法则，又从中了解到历史。这种方式不是对遥远的过去的抄袭，而是建立了可已流传后世的新传统的基础。当下一代回首柏林20世纪90年代的建筑时，他们一定会指责使用的建筑元素太简单，太正统而且有着太多的重复。但是大部分建筑会用他们的优点改变这种批评。建筑经得起岁月考验的设计形式将成为他们的主要特征之一。只有一少部分建筑会从城市风景中消失。人们也会充分理解这些建筑建设时的历史背景。在政治变化的年代，一夜之间就要做出重新建设欧洲中心的决定，把它从一个工业社会转变成为一个信息社会，再没有成群的烟囱造成的污染，只有滚滚而来的信息。在这种环境下，建筑师们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如果不这样，建筑的自由化会导致对建筑形式的轻视。柏林最终没有在激烈的辩论中找到他的新形象。建筑师们并不回避建筑形式的问题。充满希望的人们可以认为20世纪90年代对于开发适古宜今的传统比其他任何时候做得都要成功。

任何想要强行追求时尚的人永远都不会实现目标。而采取折衷办法的人改变了创意的完美定义，也只会追求微乎其微的时尚，就像对未来充满渴望的革命者故意要寻求完满却收获不多。时尚就像传统一样永远不会在目的的培育下开花。

Karl Scheffler, 建筑评论家 (1920年)

从规划到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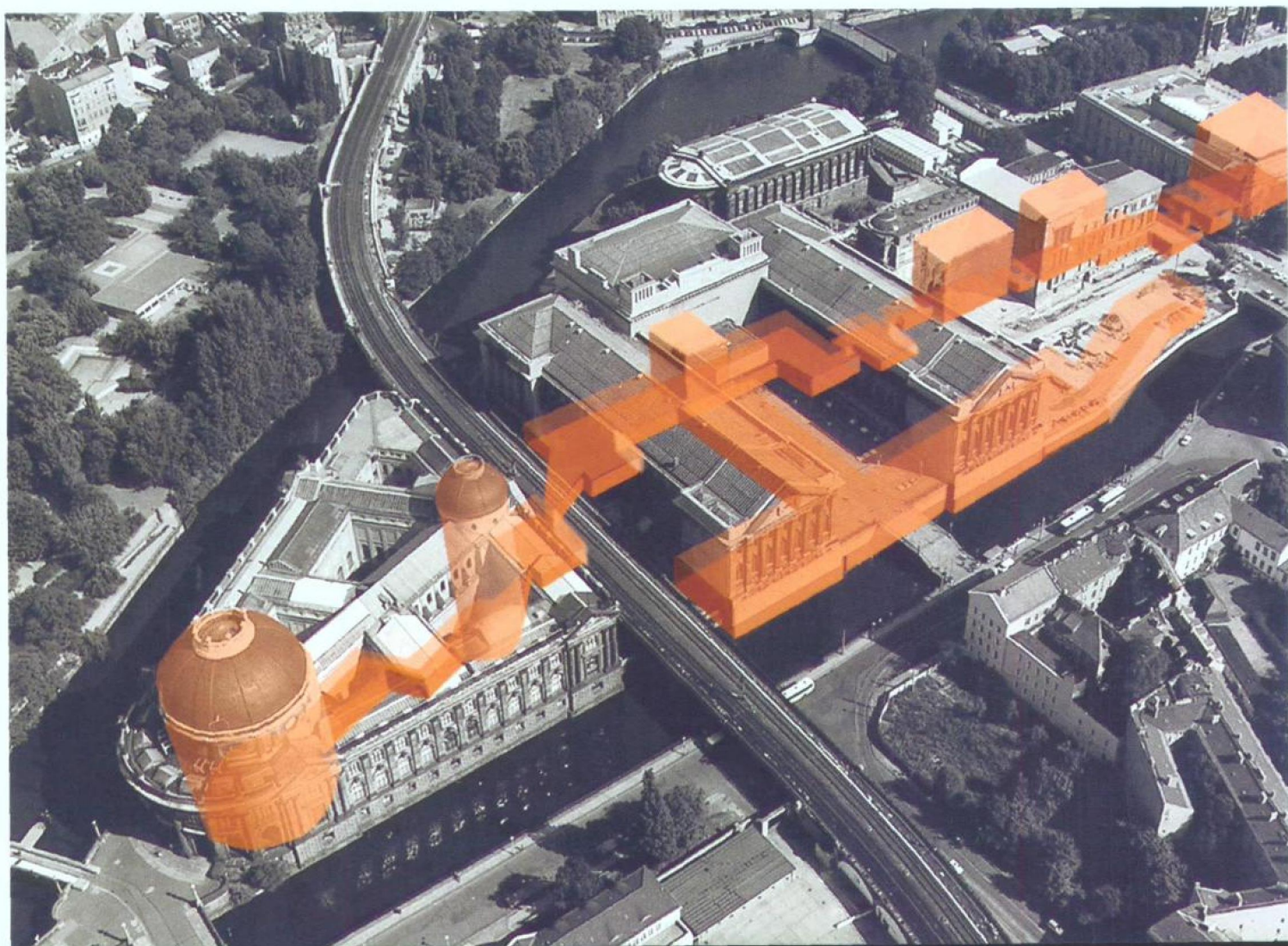
在柏林参议院决定采用内城规划这一杰作作为未来20~30年城市开发计划的战略方针后三年,本书是第一个出版发行的介绍当今城市面貌建筑项目的书籍。本书的慎重编辑出版,旨在对工程提供一个概括而非评价。同时,这本建筑图书接续了十年前发表,但后来中断的《城市规划》一书。1993年出版的《城市规划》是应当时的建筑和住房部部长 Wolfgang Nagel 的提议,期望为感兴趣的公众介绍一下在柏林内城地区,从亚历山大广场到东站广场之间正在进行的工程建设情况。序言旨在为读者介绍严肃的重建政策的内在逻辑关系。在这期间,城市开发的概念以超乎人想象的速度被人接受。结果也足以证明这一点。除150,000个新建公寓之外,在市中心还修建了为数众多的中学、大学以及700多万平方米的办公面积,250万m²的商用面积。而这些数据还未包括新建或重建的政府大楼等。波茨坦广场周边地区的变化表现出地区的改变。施普雷拐弯处的开发使之成为枢纽。看到建筑车辆通过城区街道扬起的灰尘仍厚厚地铺在老房子残留的玻璃上。当时,在大街附近,这里的景致综合了蓄势待发的新兴都市、古老的边缘地带、柏林墙遗迹、断裂的桥梁、便宜的旅游商店、未出租出去的店铺和社会主义过后留给郊区的一片死寂。大规模的建筑发掘作业和吊车,这一切都勾画出一个新的柏林。尽管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曾是一个分裂的城市气氛,

但始终洋溢着对未来充满希望所表现出来的乐观情绪。那本书曾提到的许多工程都已落成封顶,而在其完成五年,七年,甚至十年之后对其进行建筑方面的评价,毫无疑问是大有益处的。无论从科技的角度还是建筑的角度,当时享誉很高的许多建筑在使用几年之后相对来说就变得陈旧了。很多时候,时间能够揭示出曾经被高度赞美的建筑所存在的一些严重的问题。而整体系列工程建设还未完成。一些建筑由于投资者过度期望而夭折,或者成为统一之后经济危机的牺牲品。这次经济危机也震动了银行经济,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环境。未完成的项目之一是由Brau und Brunnen集团委托里查德罗杰设计的Zoofenster大楼。这项工程由Christoph Mackler作为新一任投资商承担过来。另一项由Hilde和Konrad Whlhage为柏林世贸中心设计的项目也未建成。当时此工程由Phillip Holzmann集团承建。如今,这一地带被动物园三角带所取代。这是一项由Hildebrand和Walter Stepp共同构思开发的计划,包括著名的外交大楼、CDU总部和气度非凡的居民住宅。这些建筑是由建筑师Gesine Weinmiller, Heinz Hilmer和Christoph Sattler设计的。Joseph Paul Kleihues为Tacheles地区设计的项目位于奥拉宁堡大街和腓特烈斯大街之间,前面的世界大楼和AB大楼同样也未能拔地而起。这些地点的开发因此由Fundus集团接管。集团在位于腓特烈斯大街和菩提树下大街交叉路口的著名的东北角地区进行的一项由Andres Duany设计,打算作为菩提树下大街上的新都市典范的工程,同样也未被开发。尽管柏林建筑师在《城市开发》一书出版时,柏林建筑师Steineban & Weber曾代表德国世界酒店集团曾经提出过一项设计方案。在对于波茨坦和莱普茨格广场重建的竞争是20世纪90年代城市发展的焦点问题。这项工程最终于1991年10月被著名建筑师Heinz Hilmer和Christoph Sattler赢得。这项在当时引发大量争议的建筑对欧洲传统开发模式提出了明显的挑战。而今,这里已经成为柏林的旅游胜地之一。这主要归功于以下建筑师对建筑的贡献: Tenzo Piano, Hand Kollhoff, Helmut Jahn, Rafael, Moneo, Giorgio Grassi, Jurgen Sawade, Axel Schultes, Jan Kleihues, Walter Noebel, Peter Schwegler 和 Roger Diener。在内城地区任何一个从Oberbaum区出发到东站广场旅行的人在摩肩接踵的新建筑中会很容易感到开发的潜力。这片地区开始于车站和Halz市场之间面向内河地区,西南部沿着施普雷河继续延伸至市区中心和亚历山大广场。尽管刚刚签妥合同,这一片地区早在1993年就准备开发了。今天最为引人注目的建筑地点是在Lehrter车站到议会和政府区北部地段,这里聚集着大使馆、各位代表的办公室、帝国国会大厦和瑞士领事馆。在施普雷河拐弯处(在这里施普雷河神奇的拐向了另一边) Gerkan Marg和同伴们设计的车站工程马上就要竣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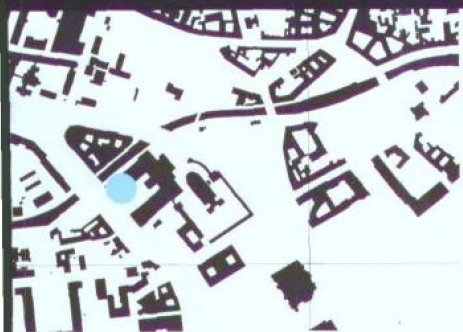
施普雷区

BRÜCKENFRIEDRICHBRÜCKE



博物馆区

15



竣工时间
2010年

总体规划 planungsgruppe Museumsinsel (David Chipperfield, Hilmer+Sattler+Albrecht, Heiz Tesar)
业主 Stiftung PreuBischer Kulturbesitz, 联邦建设部

施普雷区

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在1999年6月否决了现在的这个博物馆区的规划。规划预测了从1830年起就在城市心脏地区发展的这个世界闻名的建筑的重建和现代化工程。实现这一规划建议要用10~15年的时间。规划使用一座建筑将所有的收藏品都包括其中,在老博物馆、新博物馆、历史走廊和波德博物馆之间建立连接,就像历史上4座博物馆曾经做过的那样。尽管为了今天的需要,各博物馆将保留各自风格。总体规划的主要原则如下: 1. 建筑应当被作为个体对待,因此,建筑之间的空间过渡需要特殊注意。2. 建筑较低的水平接近0度。3. 建筑之间的沟通需要使用房间(历史走廊)。4. 位于Kupfergraben入口建筑多将安排一些基础设施和可改变的展览场地。5. 腓特烈火-安琪儿兵营将增加附属功能。

The foundation council of the Stiftung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Prussian Cultural Property Foundation) dismissed the then current plan for the Museumsinsel in June of 1999. The plan foresees the reconstruction and modernisation of the world famous ensembles that since 1830 had been developing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A period of 10 to 15 years is suggested for the realisation of this project. The aspired presentation, which embraces the entire collection, establishes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Altes Museum, Neues Museum, Pergamon- and Bodemuseum. Historically as well these four build-ings were connected, even if in an inadequate fashion, for today's needs. — The main principles of the master plan are: — 1. The buildings will be treated as single constructions. In this fashion, the space in-between the buildings acquires special meaning. — 2. The lower levels of the building will be accessed at level 0. — 3. The connections will be formed as room sequences. »Archaeological Promenade« — 4. A new entrance building at Kupfergraben will embrace the greater infrastructure and changing exhibit areas. — 5. The secondary functions will be stored in the Friedrich-Engels-Bar-racks (Museumshöfe).